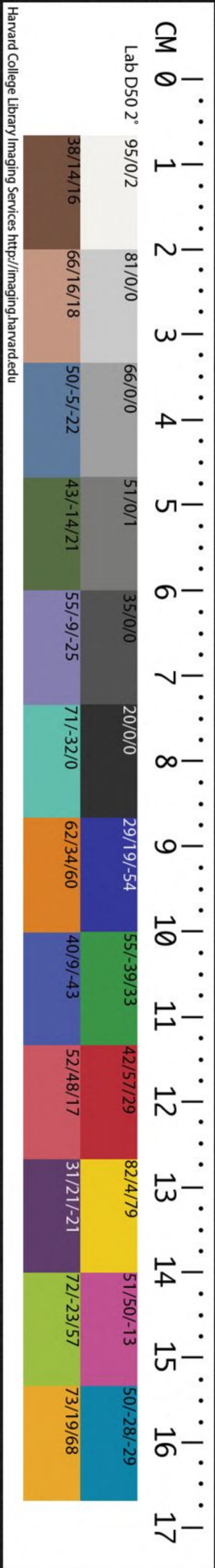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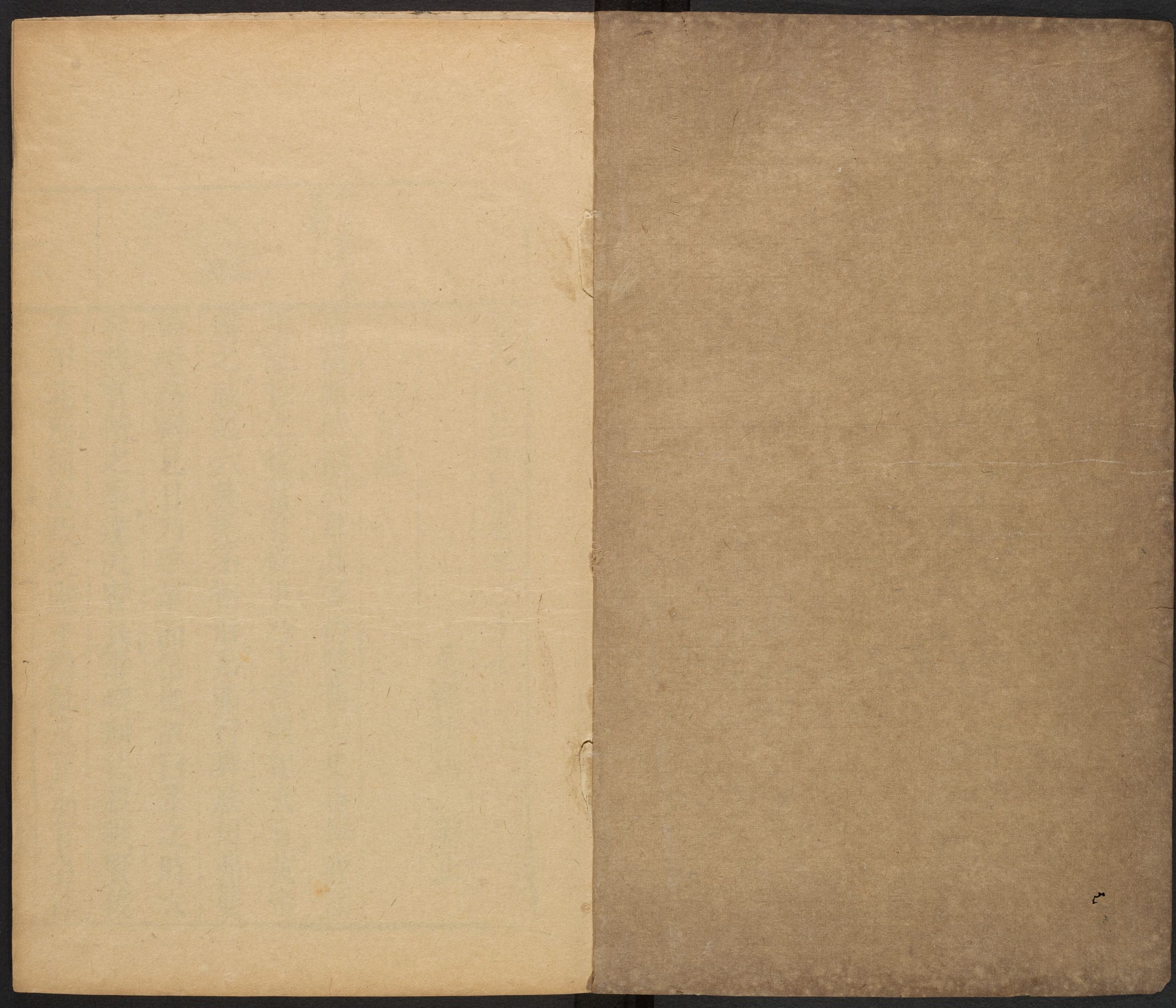
1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T 4664/4244B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七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吳郡張溥 刑正

治道

傳奕論官貴  
簡約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



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壑傷弓之鳥驚  
曲木况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  
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  
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  
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  
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爲秦制法增鑿顛抽脅  
鑊烹等六篇始皇爲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

監

讀監秦煩刑

張玄素論隋  
君各專法日  
亂

太宗卽位張玄素爲錄事參軍問以政對曰  
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  
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  
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  
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  
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  
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  
安之而拊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鑿所  
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上又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猶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弓弓猶失之而况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唐太宗因弓矢悟治道

王珪論大臣當通經術

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上又謂侍臣曰朕謂離亂之後風俗難移比



太宗論爲國之道在仁義威信

觀百姓漸知廉耻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是以爲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囚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太宗謂房玄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覓新奇斗拱至小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爲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屋耳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今戶口不加租

論爲政不須別作意見

賦歲倍此由課歛多譬如皮熟之令大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之陛下爲政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卽是已足也

論高頴諸葛亮爲相公平正直

上謂房玄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頴善爲相者遂觀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歔歎又漢魏已來諸葛亮爲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



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爲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理國要道實在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

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論存心治道  
即是甲仗

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閱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下怨叛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時上謂公卿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餘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



論善始慎終

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

魏徵論居安思危

五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常化須思其終始魏徵對曰古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向若

真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惟願陛下居安思危

論民可

六年上謂侍臣曰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至於滅亡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魏徵請行帝道王道

七年上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治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治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治思治則



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游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治。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理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爲然。左僕射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

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殘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卽致太平。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朴。至今應悉爲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爲不可矣。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



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  
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爲中  
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  
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顧謂徵曰：玉雖有美  
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朕雖  
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  
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工爾。

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內大雪，人饑，羊馬  
盡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

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  
暴虐，任小人，則亂矣。厥所信任者，畧無忠正，頡  
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爲，朕以人事觀之，亦何  
可久矣。魏徵進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  
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  
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主驕民疲，不亡何待？頡  
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內侵，今尚不息。此  
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論頡利必亡

魏徵請慎守

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畧曰：當今道被華戎，功



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音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已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伸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安其

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



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守之則  
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  
以易。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  
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  
則盡善盡美。固以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  
用之。

太宗論仁義  
如飲食

十三年上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  
仁義積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句  
仁義。則災害不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

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  
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

以高昌之亡  
自戒

十四年以高昌平。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上謂  
房玄齡等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  
此一國。甚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蹇  
以自正。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  
子。庶幾獲安也。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  
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正議。張子房



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爲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說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乎叔牙捧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十六年上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違何者爲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向理則炤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功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魏徵論齊文  
楊遵彥



魏徵請總十  
思弘九德

時魏徵陳得失疏畧曰人君承天景命莫不殷  
憂而道著功成而德厚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  
者蓋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  
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  
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  
則骨肉爲行路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  
以自戒將有作則思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  
冲以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  
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

壅蔽則思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  
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  
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  
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  
播其惠信者效其忠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  
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  
光道哉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  
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霄分非公體國情深啓  
沃義重豈能柔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



太宗手詔答  
徵論何曾為  
不忠

平吳已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詞正諫。論道權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

魏徵論親納  
表奏非大體

扶安用彼相。公之所陳也。朕聞過矣。當置之。凡案事等。韋絃。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盛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時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魏徵。徵對曰。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下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上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



論商韓刑法  
非致化之通

軌

平之糝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魏徵對曰  
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  
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  
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太宗論君臣  
當同心保治

上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羣官曰為政之要務  
全其本若中國不靜遠夷雖至亦何所益隋煬  
帝纂祚之初天下強盛葉德窮兵以取顛覆顛  
利近者足為疆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  
業為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盛自恃富貴通

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至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  
忌眾叛親離覆基絕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  
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誠懼乎

時魏徵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

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

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

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徵奏

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

不亂然後內外安寧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

太宗手詔



下多輕上。皆有爲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帝王  
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  
誠心。布公道。今之爲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  
所愛則雖僻。不以爲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  
是。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免。上  
爲下效。理必然也。太宗稱善。

謝偃獻維皇  
誠德賦

太宗時。大理丞謝偃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畧  
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  
不然。夏桀以瑤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

以象箸爲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宮  
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  
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  
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  
何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  
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

馬周論創業  
當務不化

時馬周爲侍御史。上奏畧曰。自古明王聖主。雖  
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今百姓  
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而一。徭役相望。

奏議

卷二十七

十五



畧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爲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必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卽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蓋

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且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卽萬歲後，聖慮所當憂也。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



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夫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克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克、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

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爲之，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卽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爲是。今諸將功臣陛下



所與定天下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益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爲節制以至滅亡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非特特恩矜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卽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河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

富而歲別復賜會無限極○里語曰貪不學儉不學奢言自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常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旣衆不可皆賢但州郡待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

高馬論尚書  
八坐宜擇流  
厚修潔之人



畿內京師宜  
息丁匠和顧  
之費公侯勳  
咸宜禁實息  
外官甲品宜  
加稟賜寧王  
元曉等宜明  
昭穆  
令狐德棻論  
爲政以薄賦  
歛省征役爲  
要

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爲中郎  
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  
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於此疏奏帝稱善  
中書舍人高馮列上五事太宗稱善

高宗末徽初令狐德棻爲太常卿高宗嘗召宰  
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而霸  
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  
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主  
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

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  
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任役爲要又問禹  
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  
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  
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  
其言

時高宗嘗從容問馭下所宜中書令來濟曰昔  
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  
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

來濟論省徭  
役爲馭下之  
宜



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

陳子昂請建明堂立太學

武后時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諫政理書

對利害三事

時召麟臺正字陳子昂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意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招姦者然後

以爲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意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



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徂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在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

甚哉。其二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強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



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  
矣

答制問事八  
條

陳子昂又答制問事八條疏

請措刑科

臣觀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有捨不專任之  
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  
爲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  
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  
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刑

措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爲  
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於德不悅樂於  
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  
煩刑今神皇應運受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  
伏嚴誅所以虺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  
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  
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威服神皇又降文昌  
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  
正在今日實聖政之至要者也



明必得賢科

尚德行者必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疵苟且之徒。智者不爲愚者謀。勇者不爲怯者死。猶鳥鸞不按翼。薰蕕不同器。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政攻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僞。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此皆事業不同。趣向各反。賢人

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無效致疑。如裴炎劉禕之騫。味道周思茂背德孤恩也。以臣愚識。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況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可以一噎而絕喉糧。



亦不可以謬賢而遠正士也。

朱敬則請下  
皇天之命

時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  
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右補闕朱敬則  
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各  
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  
惜日愛功亟民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  
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  
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  
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

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  
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  
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  
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  
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  
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復道爭功拔劍  
擊柱畧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  
者聖人之遠慮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



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國家自  
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  
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  
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  
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  
規行療饑不鼎食卽向時秘策今之芻狗也願  
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遠廬遺糟粕下寬  
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  
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

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

呂元泰諫坊  
呂海脫隊

中宗神龍初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國  
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  
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日頃營寺  
塔度僧尼施與不絕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  
獯虜內侵帑藏虛竭戶口亡散天下之失業不  
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爲年  
登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饑凍彫鐫木  
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



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餼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

請戒止  
行愛惜班  
服我退文武  
老病之員放  
還遠夷不堪  
之人惜出東

二年中書令李嶠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遠。輕

江左之因停  
寺觀土木之  
實參道人私  
度之弊。省太  
常樂戶之多

尊嚴。微服潛遊。閱屋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恡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舍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



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饑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今邊場少竦。恐連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餓。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恐怨結三

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覘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驛各僞度。且國計軍防。益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後逮小弱。卽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



妄費。

韓琬論政以  
言安焉必  
以德始不  
焉終治

睿宗景雲初監察御史韓琬上言畧曰貞觀宗  
微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溥相反由治則然何  
由變淳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  
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永淳時雍  
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今婦夫女役常  
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  
者有司以爲各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  
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

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  
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剝各爲和而實奪之往者  
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  
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讐敵賈販往  
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狡存  
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  
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  
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  
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亂繩已結急引之



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

時有詔言事。右率府總管曹參軍柳澤上書。睿宗善之。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

那澤請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濫賞姚崇請行十事

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聞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  
 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  
 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  
 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  
 莽間梁亂于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  
 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八

吳郡

刪正

治道

元結上時議  
三篇

唐肅宗時。元結被召詣京師。自以始見軒陛。拘  
 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  
 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  
 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  
 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  
 鉏疆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摧銳攘凶。復兩京。



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汗，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

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叅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廐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謀，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顛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



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強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國家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於戰。是非極于諫。今吾各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讐害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兄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况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

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猷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



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  
 再。頗類諧戲。今有仁邱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  
 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  
 行。猶足以勸彼。但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  
 天子能言已行之令。必將來之法。雜徂弊制。拘  
 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屏斥小人。然後  
 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  
 代宗時。左拾遺獨孤及上疏陳政。

獨孤及請錄  
 裴冕等十三  
 人之言

論旨三事

德宗時。中書侍郎同衍書門下平章事陸贄奏  
 畧曰。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  
 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  
 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  
 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  
 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  
 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  
 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  
 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



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偶有所見，敢不盡言。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炤也，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臣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以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

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機，官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



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爲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陛下若以晉卿迹實姦邪。祭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祭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訪。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祭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

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辱。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是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祭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增嫉丕祭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悟。



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直。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賂。苟或違道。臣猶知慙。况乎公卿大夫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缺望彌甚。高祖太宗著法垂

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



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  
 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  
 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夫  
 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  
 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  
 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閑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  
 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  
 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  
 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此由廉耻

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  
 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  
 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  
 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  
 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  
 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  
 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曾有以  
 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  
 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



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可行耳。夫豈樂之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寔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以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孽生。故

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



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

元稹對策未請立學士文士兩科以求仕設校能紀功任賢敘常以任人

憲宗元和元年校書郎元稹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對策

七年春延英奏對畢因問及國朝故事上甚悅

李絳請精求治時之規

宰臣李吉甫希意奏言陛下威德布洽華夷瞻戴時已太平可事歡樂上大笑着李絳奏曰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齡杜如晦輔相聖德魏徵王珪規諫闕失有溫彥博戴胄以彌縫政事有李靖李勣訓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猶孜孜求理開導直言盱食宵衣不敢漏溢豈復當時務於自逸乎陛下視今日事何如漢文時上曰安敢望漢文哉且文帝漢之明主恭儉節用身衣阜綈清淨為理刑措不用戎狄面內干



憲宗稱李絳  
真宰相

戈偃戢賈誼上言猶以當時如措火積薪之下  
火未燃而以爲安其憂危如此今中夏河南北  
申蔡有五十餘州法令所不及德澤所未加兼  
西戎侵盜近以涇隴靈寧等州爲界去京城遠  
者不過千里近者數百里烽燧相接邊界屢警  
此陛下焦心涸慮廢寢忘食之時豈可高枕而  
卧也上欣然曰誠如卿言朕所以一錢不敢費  
一日不敢怠者爲此也上退朝顧謂左右中官  
曰吉甫諂佞悅我顏色李絳忠正骨鯁言必遠

請行變  
之道

大真宋 作也中人皆賀

十三年卅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李勃上言

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訖今不稱者人倦而

不知變天以變通之運遺陛下陛下順而革之

則悠久直乘平蔡之勢以德羈服恒究無不濟

則恩威矣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

今以五聖營太平其難如此臣恐宰相羣臣蘊

晦術畧泆沃有所未盡使陛下勃然思文武禹

湯而不獲也宜正六官敘九

卷二十八



孝弟敦九族廣諫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民省  
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願下宰相公卿大  
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具羣臣參講據  
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脫作制度合宜  
爰繼周之言

事聖請修復  
六事以興太  
平一日用中  
止二日屏邪  
後三日改稅  
法四日絕進  
獻五日厚邊  
共六日數引

史館修撰臣李翱畧言臣奉詔朝謁以來親見  
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矣至如滯青生口夏  
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斬也陛下赦而不  
誅因詔田弘正隨材任吏其人歸妻子父子

事  
官問

者縱而不禁賊兵聞之莫不懷陛下好生寬惠  
之德無拒戰官軍之心劉悟所以能一夕而擒  
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苦師道而思陛下之  
德也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夏  
麥甚成陛下哀民之窮困特下明詔放夏稅約  
牛萬一此謂聖德之不可及者二也韓弘獻女  
樂陛下不受却又賜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  
三也中李宗奭妻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沈遵  
師聖明寬恕億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



奏請  
卷二十六  
十一  
令皆類於此。武德貞觀不難及矣。臣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能復制度興太平者文德也。非武功不能以定禍亂。非文德不能以致太平。今陛下既以武功平禍亂。定海內。能爲其難者矣。若革去弊事。復高祖太宗之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近。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厚。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待制。問以時事。以通壅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以之

根本太平之所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易爲者乎。

聖賢相  
元龜

穆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



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  
勤左右不復箴規。茲臣日用事以致于敗昔德  
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  
所以然在童州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  
龜則天下幸甚。

柳公權論治  
道不在小節

中書舍人柳公權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  
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漸矣學士皆賀獨公權  
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

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  
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  
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

文宗太和二年劉蕡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對策畧曰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  
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  
慮道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  
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  
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

進士劉蕡對



奏議 卷二十六  
也若夫任賢揚厲宵衣旰食宜緝左右之緘佞  
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  
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  
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  
浹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  
以導之救災旱在致精神廣播殖在視食力國  
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  
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  
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

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身財發號  
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  
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耻格安有不形乎念  
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念令煩而治鮮要察  
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  
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  
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  
姦豪之志則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  
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



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  
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  
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  
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爲陛下道之哉。或有以  
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爲陛  
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  
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  
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  
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

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  
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承天之道。  
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於天者。以其  
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  
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以居簡。無爲而不宰。廣  
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  
弊。百偽滋熾之漸乎。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揚厲。  
宵衣旰食。宜紬左右之織。佞進股肱之大臣。實  
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



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畧矣。有未盡者。臣得爲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卽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閹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

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顯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人。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



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闈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按春秋晉趙鞅以晉

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



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

定傾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禹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



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在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

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



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今陛下親道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

方。小者爲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國權兵柄。顯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



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卽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爲明，臣以正時爲忠，知人則任賢而

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浹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



寶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  
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  
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  
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  
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揀災旱在  
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  
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  
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  
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

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  
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  
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  
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  
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  
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  
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  
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臣。願。斥。遊。惰。之。人  
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



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敘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而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

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又邦家。式遏亂畧。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橐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



奏詩  
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  
止於養階勳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  
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姦兇而詐足以抑  
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  
里羈縻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  
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  
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  
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

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  
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  
邦畿以形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  
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  
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祿賤其能先其事後  
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  
臣前所謂列郡干榮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爲刺  
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  
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



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更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卽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繇巧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耻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遊惰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

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揚之者有蔽欺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爲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始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



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爲啓之哉

李右紫宸殿  
奏對

李石爲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下喟然而嘆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論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卽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

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僞今自視何如卽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尚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



平之期猶不爲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得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

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卽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爲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爲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獨不可爲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教化，若狗正忘私，宗廟



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金吾為衛。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八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九

吳郡

刪正

治道

李石請鑿窟感

唐文宗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到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中書侍郎李石對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炤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炤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幾乎。



李珣論為國如治身

上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珣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何至哉

康澄論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之

昭謂以八審決萬機

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上優詔獎之。

上方務聽納。史館修撰張昭上疏略曰。保邦之道。有八審焉。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嬖寵審於姦佞。明宗覽之稱善。

寶徽陳禮樂刑政勸農經

後周世宗方切於治道。集賢殿學士寶徽上疏



略曰歷代致理六綱爲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  
 彝倫不序。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曰  
 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  
 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  
 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  
 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性情。刑  
 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爲本。若人之飲食。武爲用。  
 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世宗  
 多見聽納。

田錫言有未  
 諭聖意之事

三奏請可行  
 之事二

張觀乞體貌  
 大臣簡略細  
 務

柳開論守舊  
 規斯未盡善  
 立新法乃顯  
 神機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知相州田錫上疏  
 淳化二年監察御史張觀乞體貌大臣簡略細  
 務奏

真宗卽位知代州柳開上言略曰宰相樞密朝  
 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  
 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  
 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  
 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  
 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



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  
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  
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  
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  
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  
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  
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  
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  
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

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  
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  
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  
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  
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比部員外郎刁衍上疏

刁衍請法太  
祖勤儉太宗  
恭慈  
彭年答詔  
五事

咸平四年知全州陳彭年答詔五事曰事有雖  
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至近而可以爲遠計者  
其事有五二曰置諫官三曰擇法吏三曰簡格



張知白論政事貴經久遠

大

夏竦請選任賢達責成冗

事

范仲淹覽前

王之得失究

聖朝之取捨

答詔條陳十

事

令四日省吏員五日行公舉

咸平五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疏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上奏

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疏

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又答詔條陳十事疏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

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

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九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

吳郡

刪正

治道

籍詩察情  
實號令謹

宋仁宗天聖七年羣牧判官龐籍答詔論時政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上章獻皇后乞還政

疏

景祐五年張方平對策

慶曆五年張方平為御史中丞上言略曰臣觀

軍國  
專取皇  
處分

張方平對策

論中書爭辨  
非休



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辨御前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卽爲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明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願聖心深鑒於此

時方平又上言略曰爲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爲之本權爲之勢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謂之制長則榮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爲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爲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爲安寧平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傾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爲難非通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易曰變則通通則



以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爲道夫事遠必弊  
法久必衰原其始初各有云設時遷俗易迹在  
理非聖人執權盍卽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  
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吳郡

刪正

治道

宋仁宗慶曆五年張方平上論畧曰古之君子  
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贊堯舜則引天之  
命湯武之誅桀癸則斥人之罪蓋天降災祥在  
德而吉凶不僭在人已則作孽何天之怨前世  
遠矣畧弗復論近取諸唐則天寶幽陵之叛興  
元奉天之逼廣明邛蜀之幸乾符幽岐之遷是



論正身齊家  
治國之道在  
保愛聖躬敘  
進良淑審詳  
邪正

上明賞罰辨  
欺誣通謀議

皆舉起廟堂禍歸邦國者矣。夫廟堂之上，有得失，有治亂，有安危，存亡，有爵有賞，有顯榮寵利，有兵有刑，有毀家覆族，且主德成於弼直，國體正於臣鄰，不有英睿之君，聰明之德，安能炤姦而顯忠，不有仁義之臣，忠亮之志，安能協恭而底乂。是故帝王之道，莫大乎平心而御物，輔相之德，莫先乎圖大而致主。

方平又上疏

方平又上疏

三事  
又對策

歐陽修乞將  
西戎請和一  
事先集百官  
廷議

請戒勵中外  
同心革紛紜  
之議

請以大事責  
成大臣

愛曆八年，張方平為翰林學士，對策言：冗兵措置之宜，國計盈虛之本，仕進多門之濫，牧守乏人之由，將帥簡擢之體，西北預備之術。

慶曆二年，知諫院歐陽修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修又上疏

四年，修又上疏，畧曰：當今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一、虜交侵，一也。二、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三、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



魚周詢答詔

條畫時務

言今之闕失

惟責在不專

用人猜忌為

大

曾公亮論兄

共冗官任牧

守擇將帥備

西北二虜重

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能其一者專任而切責之可也。

八年御史中丞魚周詢答詔條畫時務上疏

周詢又答詔條畫時務疏

知制誥曾公亮答詔條畫時務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

吳郡

刪正

治道

唐介諫仁宗

宋仁宗皇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知諫院唐介

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延羣下發德音

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巧恩澤出

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絕賜予嬪御之費多先

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腹損監司薦舉

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



范鎮請三司

開封府及諸

司事各責歸

有司以成政

體

蘇洵條天下

近而易見淺

而易行之事

十通

與儉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  
勿遣以權歸監司。究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  
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

嘉祐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

三年眉州布衣蘇洵上書其一日臣聞利之所  
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  
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  
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  
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

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  
為己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  
事誰當效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吏  
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功而受直  
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  
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  
多溢于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  
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  
之錢穀此議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蓋今



制馭天下之吏。自州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苦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才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

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者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其罪當然。然後朝廷舉而行之。今若不著



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之不思之甚也。或者以爲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爲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爲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爲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

惰矣。上存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畧。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臣聞古之制爵祿。必皆孝悌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



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未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

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句貸不已。難乎臣



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躡次以至于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於學不待父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爲益豈特一二而已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旣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

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爲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者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朝廷則其長爲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爲之長也則課



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卽今之尚書。尚書旣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爲可使朝臣議定。

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有不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爲太平。其實遠



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  
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  
古者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  
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  
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  
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罷而自  
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  
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  
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

祖受命收天下之專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  
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  
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  
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  
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  
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  
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  
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誦  
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



妾唯唯不給。故夫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耻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知縣等耳。其胥吏人民習知其官

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後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



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畧。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井之僉材。而以策試中者。

以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行之徒。豪傑之士。耻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畧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



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畧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

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丞免用



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涖之。凜凜如鞠  
犬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  
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冀君其  
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  
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而  
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爲陛  
下用也。其七日。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佐人  
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之  
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巾一

且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  
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爲政。而觀其悠  
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  
之日。天下望爲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爲兩制  
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  
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  
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  
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  
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



泰山喬嶽非板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非不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山川。

之險，土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畏甚者，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



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  
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強使之彼有倉惶失  
次爲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  
家利社稷則專之。今法令大密使小吏執簡記  
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才辯士亦安  
所用。彼夷狄觀之以爲罇俎談燕之間尚不能  
辨軍旅之際固宜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  
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爲奉使宜有常人唯  
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

學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歟。吾事而亦  
稍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爲  
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下平時使人而皆得以  
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  
又非獨爲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  
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  
陵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  
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  
是有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



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太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

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政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爲先郊之歲。可因事爲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乎良民。今而後赦。不於郊之歲。以爲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也。尙暇慮乎。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



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今法令明具四方無慮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厚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僅鮮不及亂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日臣聞古者所以免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情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

用賢俊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爲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



前故皆道於官。官珠玉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深其尸于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

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幃闥洒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根。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謀。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



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曰  
 臣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  
 日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  
 陛委瑄徒足以煩免聖聽失於苛細夙夜心謀  
 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  
 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  
 可以不睿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  
 為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  
 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故遠謀原之火生於焚於壞而之  
 漏於涓涓故作遠微象龍不足以致雨書鮮不  
 足以療饑華而不噴無益於治故作務實

保業器

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  
 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  
 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  
 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七  
 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



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礫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二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一年。惠帝昏愚。宗室蒸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平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流於酒色。於是漁陽編。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臣力。金鼓。虜號。令不從。

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聖未煖。處宮未。朝成夕敗。有如逆旅。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由是觀之。上下二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



猶以為先人所營苦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  
墜。况於承祖宗光美之業。更有四傳祚萬世。  
可不重哉。可不謹哉。

惜時畧

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民  
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  
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  
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

德有之遠謀畧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  
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  
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四夷水  
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  
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  
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  
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  
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  
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



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節。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白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

重微畧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治之於微。

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以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



公曰味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日視朝慮其危難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  
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  
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  
也幸用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  
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  
欲與章穆皇后及后宫遊內帑后辭曰婦人之  
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天下家所以

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  
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  
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  
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  
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  
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  
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  
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  
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



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備謁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

務實 畧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為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其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



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  
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  
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績文物。修飾容貌。其  
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  
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  
賢不肖混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  
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  
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  
野。而考挾文辭。指抉聾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

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  
於審官不亦遠乎。又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  
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  
卒不精。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  
乎。

論政治之要

光又上奏畧曰。人之性。各有所宜。官之職業。  
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  
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其工。龍作納言。契敷五  
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



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廼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竒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西達，蓄患積弊，以

遷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者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畧者爲將帥，明於



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民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

宋表請尺下  
其官吏之道

仁宗時秘書省著作佐郎充館閣校勘蔡襄上書畧曰漢武帝遣謁者博士分巡天下存問孝弟力田鰥寡孤獨賜帛有差獨行君子追詣行不而治苛者奏舉唐太宗遣杜淹巡閱天下

出御府金贖貧民男女自賣者還其父母其後又遣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臣詳觀古之遣使皆務恤窮民除惡吏舉材能收滯逸而已陛下垂意生民而恩澤未大洽於下者蓋督責官吏未盡其道也方使者之行因幸嚴賜告諭令其畢力推揚德音以致於下究悉利害庶有補於政治毋徒使郡縣銜其吏民遮列道途迎候往來重為此紛擾也表又上奏

論擇郡守寬  
兵方募兵卒  
厥盜法為今  
四急務



表又上黼展箴曰。丕顯元聖。上奉天時。躋俗於  
 禮。任材以宜。肅治家政。大隆本支。好問益廣。去  
 邪勿遲。利急思困。兵連慮危。法令必信。恩賞無  
 訛。威福是守。聽斷不疑。太平可致。決所施為。每句

條陳

手實

任材以宜

畧

廷官之弊大者有四。一曰材不稱官。借如兩府  
 入臣為陛下之股肱。繫天下之輕重。得人則治。  
 失則危。今日之居是任者。或以久次。或以刻

遷久次謂累年而遷者。張若谷以年老乞備  
 政。府例遷者。謂累元及第數年。便至卿相。

不計材能不考功績。攀緣而進。即授以天下之

柄。幸而材賢。則福及於下。苟非其材。而使之裁

制羣生。扶持重器。豈不痛哉。二曰官守不久。借

如三司使副判官。皆專筭財利。臺官諫臣。糾正

朝綱。箴補時闕。發運轉運使。均輸雜賦。廉察風

俗。列郡太守。問民疾苦。此皆重責。寄祖宗舊

規率。有年課。今之除授。但作踐履資序。內則踵

迹相躡。立登貴仕。外則州郡迎送。畧無暇日。其



奏議  
餘兩制兩省以上近侍之職循環迭取若探諸  
懷乞陛下向來所陳職局及陝西被兵州郡  
取二十年以來郡守每歲凡更幾人及侍從之  
臣凡歷數年因何功效致官至此則弊可知也  
三日官少員多先朝樞密龍圖等學士及待制  
侍從之官蓋僅有焉今多者至十數而少者五  
七八三館職名以僥倖恩澤比前增倍又樞密  
院武臣審官院京朝官三班院使臣流內選人  
授官之後伺候闕次近者一年而遠者二年此

皆入官之路不計員數紛紛完食可勝道哉四  
曰無功而賞今大臣兩省以上官南郊及每年  
聖節各與一子官非時請乞不與數中轉運使  
提點刑獄等率有郊恩例既以無功迭受恩賞  
故邊臣小有勞績便加官爵蓋勢不得不然自  
建官以來未有如斯之濫也京朝官三年使臣  
五年金與磨勘遷官先朝名曰磨勘者蓋考功  
過今但默默署名無他罪咎或貪墨未敗或都  
無課最計年取進而至顯官因循之弊乃至於



此大可嗟也。

大隆本支

臣聞三代以前分建親族以爲諸侯。及天子威令不行。諸侯強盛。戰攻攘奪。兼并微弱。秦始皇卒乘此勢以取天下。懲前之弊。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封。及一夫大呼。破碎潰壞。漢興鑒秦之孤。分立宗族。裂地廣大。卒有七國之變。其後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藩戚微弱。王莽依外戚之權。知劉氏力孤。遂篡神器。曹魏剪弱親戚。未幾

而亡。晉室分兵八王。迭相攻奪。以亡天下。唐興諸王出與民事。分領兵柄。明皇以臨淄王勒兵入除內難。及卽位之後。反疑骨肉。諸王不令出閤。恩愛雖厚。而實奪其勢。安祿山之亂。明皇幸蜀。諸王被害者甚衆。德宗朱泚之亂。宗支畧盡。故有百王子塚。以其不可勝數也。文宗嘗欲分遣宗室補除郡吏。向外婚嫁。終以不斷。事不果行。及昭宗時。韓建苞藏禍心。先奏諸王不合典。兵請歸十六宅。及與劉季述同謀。發兵圍十一



王至石堤谷。無問長幼盡殺之。朱全忠宴九王於九曲池。殺而埋之。於是唐之苗裔盡矣。而社稷隨之。臣詳觀前古區處乖宜。乃令至親不相保養。可爲慟哭。臣請論之。三代分封。五等相承。地小力薄。雖強弱相并。而周之年祚延及八百。秦不與子弟分封。及其亂也。無以繫天下之心。纔傳三世。遂致移祀。漢七國之亂。由裂地過大。晉八王之亂。由領兵太盛。其亡也。皆以宗族滋

唐之二則。尤爲失策。幽閉宗族。聚爲一處。百

夫環之。引首受戮。豈不痛哉。使文宗之計果在選擇賢才。列補外郡。當其亂時。縱不能作勤王之師。亦足以自爲安全之計。豈肯父子兄弟盡爲魚肉乎。況大盜之興。如王室有維城盤石之固。豈敢輕視而竊取哉。

好問益廣

畧

唐太宗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我太祖手詔百僚。許令轉對陳論得失。故當時號爲英主。秦二世山東



有反者、使者輒曰、羣盜不足憂、二世悅之、常居  
 宮中、與趙高決事、羣臣罕得進見、及沛公兵數  
 十萬至、而秦亡無救矣、陳後主用沈客卿掌機  
 密、隋軍至境上、金押而不言、孔範亦言無渡江  
 理、但奏妓縱酒不輟、隋軍下陳、得其境上密啓、  
 猶有未開封者、是二主豈欲自取危亡哉、託任  
 非人、而蔽蒙至此、蓋聽之不廣而亡也、

利急思困

思

太祖當五代弊病之餘、攻戰未已、外多兵食、猶

且思蓄羨餘以贖中國男女沒虜者、以歸太宗  
 一統方內、有司嘗擬毀棄幣帛、太宗屬以歲段  
 令滌染、合作諸軍旗幡數千種、蓋我祖宗雖歷  
 艱難、周悉民人之苦、故尺帛斗粟不虛費也、

兵連慮危

臣竊以國家自北戎繼好以來、大弛武備、號曰  
 禁軍者、日享厚給、騎蹇難用、前日魏府之兵、是  
 也、曰廂軍者、例乞給役、刀矛戟矢、畧未知名、自  
 西羌悖戾、征戎屢興、再戰再衄、覆軍殺將、其故



奏議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何哉。臣謂處將乖宜。練軍不實。官各不正之所致也。處將乖宜者。其弊有二。一曰將權不專。借如諸路帥臣。悉委都統之權。朝廷每有宣命。令與鈐轄都監。巡檢從長商量。或有便宜。主帥發謀。則人人各出意見。議論不一。退則交相笑病。以此爲謀。安能決勝。此皆將權不專之患也。二曰將官不久。臣竊見陝西永興。鄜延。環慶。涇原。被邊之郡。主帥更易不常。一歲之間。換三五人者。爲上者不久。處不肯奮然專行法令。居其下

者。皆知莫能以爲我帥。不肯稟畏。故上下之情不通。而誅賞之法不行。此將官不久之患也。練軍不實者。養無用之兵。致難供饋。今邊郡禦戍之兵。非人人可戰。朝夕逐急招募。据名抽點。務爲多數。邊臣但苦兵寡。不計強懦。至則收之。以是度之。冗食者不可勝數也。唐方鎮之兵。不出征討。出征討。則以本道租賦自贍。故選練至精。可戰則食。食則無不可戰之人也。我太祖太宗朝。四方未一。用李漢超。何繼筠。治滄州。北備匈奴。



奴用郭進守邢州以扞河東於是下蜀取交廣  
當時西北則守東南則攻用兵之處比今倍多  
其時圻甸未廣租賦未豐其饋兵軍常足也今  
天下一統兵戍止於西北二陲而賦稅百事十  
倍於當時而常苦兵少及饋運之不繼何也蓋  
當時用兵之處雖多而所用之兵養薄而藝精  
藝精則用不必多養薄則易於供饋今之兵卒  
多求上軍拔者卽收之不暇惜費今之一卒可  
贍昔之三人又藝能不精愈多愈敗此所以兵

多而難贍臣故曰養無用之卒也二曰官名不  
正借如諸路帥臣其官以都部署安撫經畧詔  
討爲名是委以都統之權其將佐曰副都部署  
鈐轄都監監押等均以賓禮見主帥至於分管  
兵馬自爲部分非如軍職節級相轄唯主帥則  
都管之蓋以都監之名本是監軍自餘殿直諸  
殿使副皆是內庭之官若令軍禮見主帥則於  
禮不安若令不相統帥又不可成軍臣故謂官  
名不正也爲今之策臣請改正官名每路立成



一軍。如都監之類。盡改軍職。如遊奕排陣之名也。節級相轄。一以軍法從事。如違犯。並依階級條貫施行。官名既正。則將權可專。將權可專。則練軍必實。練軍必實。則所用之兵必寡。所用之兵必寡。則易於供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或朝廷疑其成軍之後。其力難制。則事平之日。分散其權可也。于今之計。非成軍。則無有成功。其勢不得不然。西寇干紀。已歷四年。未即誅剪。今不早圖。改變設使。幽薊少警。將何以待之乎。臣故曰。兵連慮

危者以此

法令必信 畧

自西兵已來。陝西科民為兵。京東京西百姓。驚擾。至於斷指薰目。以期苟免。其時詔書布諭。安慰京東京西之民。示不復點為鄉兵。今又籍之矣。又陝西河北。初點為鄉兵。詔書諭以防守城池。不復黥墨。今又黥手黥面矣。樞密張觀邊臣趙振等數人。皆以軍事不前。責降。曾未踰年。加恩牽復。始者無過。則不應譴責。若其有過。不應



寬假為今若此欲百官畏服萬民信順難矣

取此等類人皆以軍重不直實利曾未領半

賦不實想墨今又總平無一面矣雖亦新勝幾引

天火西時以味其滋味矣臣等聞及古有

參京來京西之員示不實想墨林共今又總平

整至欲圖計其日以謀其政其政其政其政

日西與日來刺面林且為其及東京西百技

臣等聞及古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二終



